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 
第三十二回 老尼攜徒弟募化 倭王率妻子來朝

且說兩個丫頭得了睡鞋，回去稟知彤霞。彤霞見是原物，才放了心。第二天小鈺過去討酒吃，彤霞不好回他，只得去請了妙香姐妹來，四人同喝。各人規規矩矩吃喝了一會，小鈺道：「喝得沒興，不喝了。噴香的一雙鞋子，只換了一席啞酒，不值，不值。」站起身正要走，見一個老尼姑在門口，掀開錦幔正要進房。見了小鈺連忙退身出去，宮女喝聲：「千歲爺在這裡，怎麼不來磕頭？」尼姑只得進房來碰頭。後面有個小沙彌兒笑嘻嘻的，也跪著碰頭。小鈺問：「你是那裡庵裡來的？」

後面的可是你的徒弟？」老尼姑說：「老尼是白衣庵的住持，這小尼是我的徒弟。」小鈺見這小沙彌生得眉清目秀，十分標緻，便問：「你幾歲了？叫什麼名字？」那小尼姑回說：「十一歲了，名叫冷香。」小鈺笑道：「又香又暖才好，冷的有什麼趣？來到我府裡做什麼？」老尼姑道：「來募化香錢的。蒙老太妃娘娘賞了二十兩銀子，兩位太妃各賞了十兩。因為薛大小姐許繡一尊大士佈施，特來瞧瞧繡完沒有？」小鈺道：「我也佈施佈施，跟我來。」老尼同了沙彌跟到怡紅院，小鈺叫盈盈取一個元寶賞他。老尼姑認不得，捧了跪在地下道：「這個沉甸甸高邊的，很像糊的紙錠兒一般，可也是銀子嗎？」盈盈道：「這是五十兩的元寶，怎麼不是銀子？」老尼姑喜歡得很，亂碰頭道謝。小鈺道：「別謝，起去罷。這小徒弟留在園裡逛兩三天，送還你罷。」老尼便對冷香說：「你好好在這裡玩幾天，別淘氣。改日我來領你回去。」沙彌到了這個瓊樓玉殿的地方，有什麼不願住著玩耍？便點頭答應了一聲。

老尼姑去後，小鈺帶他到臥房後軒，向宮女們說道：「尼姑總有一陣和尚氣的，快替他洗個澡。」宮女就把他的衣服脫下，坐在澡盆裡週身擦抹。小鈺道：「皮肉很光細白淨，怎麼兩乳不會高起的？」宮女道：「還小呢。」洗完了又替他撲了許多香粉，換上一條綠綾片金鑲的絲綿褲，上穿銀紅緞繡花窄袖小皮襖。月白鑲襪，大紅繡鞋。頭上不帶帽兒，中間剃去頂發，四旁留個發圈，像劉海搭兒一般。唇紅齒白，生成一副笑臉兒，又是一雙桃花水眼。小鈺瞧了笑道：「倒也別緻得很。」

就叫暖酒來喝。翩翩笑道：「好了，有個消酒的果兒了。」小鈺抱他在膝上，同一個杯子喝酒。誰知他的量很好，兩個人竟消了一大壺酒，各有些醉了。用了晚飯，小鈺就上炕去睡覺。

向來臥房值夜是分內外班的，次等的宮女丫頭在幔外，睡在地下。幔裡伴宿的只有四個宮女，是香玉、宮梅、紅藕、素琴四個，丫頭就是盈盈、嬈嬈、翩翩、馥馥，這八個人通有些沾染過來，因此上頭上臉嘻嘻笑笑，不很怕懼的。這晚輪該紅藕、翩翩，就問：「這個小尼姑著發在那裡睡？」小鈺道：

「就在炕沿下，地毯上打個鋪睡罷。」紅藕就叫個宮女替他鋪了一副被褥，叫他睡下。自己同翩翩各在兩旁小炕上安歇。小鈺乘著酒意睡了一覺，醒來聽聽眾人通睡熟了，伸手把冷香扯扯。

這小女兒倒也很伶俐，輕輕起來，向小鈺耳邊問道：「扯我做什麼？」小鈺道：「你脫去襯衫褲，到我被裡來。」沙彌忙就脫得精光，鑽進去。眾人都在睡夢中，忽聽見帶哭帶叫道：

「哎喲，怪疼的，怪疼的。千歲爺別再往裡頂了，拔了出去罷。」

又叫道：「不好了，血都淌出來了，疼得受不了了。」幔裡外通驚醒了，翩翩道：「何苦來？半夜三更大驚小怪。我勸二爺將就差不多些兒罷了。」紅藕笑道：「去了三個帶發的，來了一個光頭的。將來再去找個道姑來，才是九流三教各色齊全。」

怪不得姑娘們要題個『穢墟』的匾額，實也骯髒得很。」小鈺聽了，也笑起來。冷香聽見笑話他，只得忍著不做聲。停了一會，各各又睡著了。

到了天明，眾人開門出去，瞧見守二宅門的朱婆兒說道：

「我候了多久了，煩姑娘進去報知二爺，倭國王帶了他的老婆兒女昨晚到京的。未去上朝，先來求見千歲呢。」紅藕笑道：

「我不去討他的嫌，當關莫報侵晨客，新得尼姑號冷香。」翩翩說：「怕什麼？我就去報。」果然走到炕邊報知小鈺。小鈺大聲罵道：「這狗王八蛋，這時候也來見我了？待我狠狠的收拾他一番，才帶去面聖。」翩翩說：「二爺，你嚷將起來，我只認是惱了我，把膽也驚破了。」小鈺笑道：「罵你做什麼？」

誰叫你這般膽小？快去傳令，我要坐大殿，叫各班伺候。」原來王府規矩，坐大殿是排場得很的。猶如官府們尋常問事只在花廳裡，或是二三堂。若有大事，便坐大堂伺候，人役就多了。

這天傳令出去，府裡中左右三營，三百員的將官傳齊了；三千六百名兵，個個明盔亮甲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旗章對對，從東西轅門口起，排到殿階下。三條甬道上竟成了三個刀槍衛衛。

太監頭兒也傳齊了，四百名宮監擺列在兩廊簷前。宮女是香玉為頭，丫頭是盈盈為頭，也各點齊了二百個人，濃妝豔服，捧香爐的，執掌扇的，拿拂塵的，在殿裡公座前後站班。其餘執事人等，各小心伺候。

小鈺梳洗了，用過早飯，穿上四爪龍袍，金冠玉帶。先從園裡坐椅轎到祭禮堂前，換坐了十六人抬的大轎。內堂傳點敲梆，各殿上接著鳴鐘打鼓，大開閣門。轎從中門出去，直到正殿升座。鼓亭上先奏粗樂，後奏細樂。轅門外升了三個狼煙大炮。碧、藹二人，也帶齊宮娥、太監，坐上八轎，從東西兩閣門出殿，向大元帥福了兩福。小鈺出位回揖，讓他們兩邊各升公座。

香玉頓開嬌滴滴的咽喉，說一聲：「傳令倭國犯王帶同妻子進見。」檻外太監頭兒接了一聲，階下文武巡捕官又接了一聲。這些兵將齊聲傳令，就像吶喊一般。中軍官全副披掛，帶了他夫妻兒女四個，飛跑的從東角門進來。每進一門，門官跪報「倭國犯王帶領犯婦等進」，這一跑約有半里多路。到了階下，中軍官雙膝跪下，報聲「犯王犯婦等當殿」，盈盈也轉著黃鶯兒似的嬌喉說聲：「巡捕官唱名。」東邊文巡捕喝道：

「楊泳。」倭王這時候魂也掉了。戰抖抖掙著應聲「有。」又唱「楊花氏。」倭妃死命也掙了聲「有。」又唱「楊梟、楊纈玖。」

倭子還勉強答應得來，倭女只嚶嚶的哼了一聲。小鈺把驚堂一拍，大聲喝罵：「狗國賊王，無端入寇，該得什麼罪？階下把刑具伺候。」將官們齊聲答應個：「是！」倭王渾身發戰，上下牙齒碰得喀喀響，只推說：「實係差兵將巡查海盜，不料這些賊臣無知內犯。失察的罪，萬不敢辭。只求千歲爺開天地之恩，矜全螻蟻，生死頂戴。」小鈺冷笑一聲，便喝道：「賊盜抬起頭來。」巡捕大聲傳說：「楊花氏快抬頭。」倭妃沒法，只得把頭一抬，眼睛卻不敢往上瞧。小鈺一看，心裡想道：「我只說海外蠻婆醜陋不堪，誰知竟是個絕色婦人，懊悔剛才不該這樣糟蹋他們。」便和聲悅色問道：「你可是倭國的正妃嗎？」

倭妃應聲「是。」又問：「這一子一女是你親生的，還是庶出的？」倭妃道：「通是犯婦親生的。」又問：「你多少年紀？公主今年貴庚？」答道：「犯婦今年三十二歲。兒子十五，女兒十二歲了。」小鈺道：「傳他們上殿來，有話細問。」太監就傳叫上殿問話。倭王、倭子還勉強站得起來，母女兩個竟不能起立。小鈺叫兩個壯健的宮女，下去攙扶了上來。這殿階共是八八六十四級，慢慢的捱到檻前，正要跪下，小鈺叫進殿裡來。偏這門檻又高得很，母女二人只得各把裙子往上一提，二寸長的小紅菱兒使勁跨進了殿檻，到座前跪下。小鈺細細把倭女一瞧，比母親還要加倍的俊麗。又見倭王是銀盆方臉，三絡長鬚。倭子卻也眉清目秀。倭妃雖是三十多歲，看來只像二十上下。又把倭女瞧了幾眼，暗暗想道：「這又是五百年前的孽冤了，怎樣留他在家裡住著才好。」便即時打了一個惡譜，回頭向碧、藹二人道：「姐姐們瞧這海外的人物，倒也不弱似中華，賞他們坐坐罷。」二人抵著嘴笑，答道：「使得。」宮女丫頭便在座前地下鋪上四個錦墊，他們碰著頭說道：「不敢。」

香玉道：「千歲爺的令，你們叩頭謝了，坐下就是。」四人果然坐下。小鈺逐細問他，才知倭王祖上原是隋朝宗室。江都之

變，躲在民間，入了金陵的籍。到五代時，見天下紛亂，渡海逃到倭國。倭王姓李，也是唐朝宗支，招他做了駙馬。後來倭王無子，禪位把了女婿，子孫相繼有多代了。這花氏卻就是李姓的外玄孫甥女，現在兒女兩個通讀過五經四書，都會做詩做文。小鈺聽得天花亂墜，忙說：「原來金枝玉葉，又是我的同鄉。明兒朝見聖上，我自會竭力周全。不但不加罪責，還要優禮相待，留宴幾天，就要遣回貴國。論理原該留這世子為質，但賢夫婦只有這位嫡子，儲、貳是個國本，隔海■遠，斷使不得。本藩再四替你斟酌，不如留了公主在這裡，一則代了世子，二則也好習些中國禮儀。待到及笄的時候，仍好接回本國嫁配駙馬的。不知王爺和娘娘願也不願？」倭妃聽了這話，早知前倨後恭必非無故。把小鈺細瞧了一瞧，想道：「這個小小年紀的俊俏書生，會把我們十萬雄兵洗個淨盡，自然有些仙授的神通。若不依他，又是先前這副臉嘴來了。」只得對倭王道：

「千歲爺的恩典，國王你怎麼意見？」倭王卻也是倭妃的想頭，不敢不依。便道：「千歲爺鈞令極是，豈有不遵的？」小鈺聽了喜歡，就叫倭王、倭子在東廳領宴，煩薛蝌相陪。

自己退了殿，坐椅轎，領了倭妃母女兩個，到上房來見太太、奶奶。倭妃、倭女十分恭敬，太太、奶奶也謙謙雅雅，客禮相待。用過茶、點心，小鈺又引他到怡紅院來。請齊眾姐妹，各各見了禮。碧簫悄悄的把小鈺扯在半邊說：「何苦來？雷聲大，雨點小。坐了大殿裝這嚇唬威，起先是賊王賊婆，歸根兒就稱王爺、娘娘，將來竟叫個岳父、岳母罷！」藹如也把指頭在臉上做個羞他的勢兒。小鈺笑笑，不做聲。又去請了優曇、曼殊來見了禮，略坐一坐，就回去了。餘人通分賓主坐下，倭女偷眼瞧瞧小鈺，又瞧瞧眾人，心裡暗想道：「這個賈王竟是神仙中人，海外斷沒有這樣人物的。」想：「我在本國對鏡自照，以為有一無兩。如今看這些女人，個個是天姿國色，究交是中華大地方，比外國不同。」小鈺便托眾姐妹陪他二人筵宴，自己先進宮去朝見聖上、聖後，說起倭王明日上朝，須當留他的女兒為質。皇后說：「小女孩子怪可憐的，不留他也罷。」

小鈺說：「狼子野心，難以測度。此時不過是畏威，未必實心懷德。倘然日久變生，又費斧鑿。不如且留質一二年，瞧他果然誠心向化，仍交給他父親領回去擇配才是穩當辦法。」皇上道：「這話也極是，但沒處安頓他。」小鈺道：「臣也想過，若是宮中留他，恐防別國聞風只說聖上愛他的女色，自然不便。」

別處又沒個妥人照看他，惟有交給臣的伯母，就是賈蘭的母親，他本是個孀居，很疼顧小兒女的，一切自會照料。」聖上准奏。

小鈺回家稟知賈政、王夫人，只說是皇上的聖裁，賈政也應了。他就忙忙回到園裡，著發他母女到公館安歇，一面叫收拾小山書屋，須要十分華麗。早早睡了，明日好帶他們上朝，不必細說。

且說倭妃同女兒到了公館，同倭王商量女兒留質的話，不應承不好，應承了又捨不得，實在為難。倭女道：「拼我一個人，保全父母哥哥回國，又免一國臣民再受兵戈，自然該應許的。我在這裡，瞧他們的光景臨機應變。總之，拼了一死，諒不怕磨了屍，粉了骨的，兩親不必過慮。」倭王沒奈何，也就定了主意。

第二日，早隨了三帥進朝，皇上極其優待，霽容溫諭了一番，就傳旨：「原使臣禮兵二部侍郎，在柔遠館陪著倭王父子領洗塵宴。」又命三帥率他母女進宮朝見聖後，聖後更加恩禮相待。問了一會子海外的話，叫倭女到跟前，拉他的手瞧瞧，就像羊脂玉雕成的春筍一般，喜歡得很，便說：「我自己只生了兩位皇子，並無女兒。妃嬪們共生十五個公主，你就拜我做母親，排行十六公主罷。」倭女聽了，忙就跪下，連拜了二十四拜，倭妃也叩頭謝了恩。便著三帥在集慶宮陪他們筵宴，還賞了許多珍寶綢緞。往後接連召進宮去，賜了多回的宴，通是十五位公主相陪。倭王父子也蒙皇上賜宴，幾次賞賚很厚，又升原使臣做禮兵二部尚書，護送到山東海口，料理他們下船。

小鈺也請他們到府裡遊宴過幾次，臨行送到柳雪亭。倭女拉了父母的衣襟哀哀啼哭。小鈺勸道：「公主不必悲傷，明年等王爺來京，我自會保奏了請公主隨同歸國，算來不過是一年離別。」就叫宮女、太監迎他回府，自己又騎馬送了一程。

才回園來，就到小山書屋委婉安慰了一番，又嫌鋪設的金玉玩器不很精緻，叫把頭等的好東西來換上，直收拾得蓬萊仙窟一樣。又怕他生疏地方，單身清冷，又請舜華來暫且伴他幾日。那倭女見了舜華，十分欽敬，就認了姐妹。他帶有二十名有年紀的宮女，十名俊麗的小宮女，通在小山書屋安頓。小鈺又添派了些婆兒、丫頭伺候。其餘四十名太監，交給本府太監頭兒，著發他們在府西廳旁邊，另是一個地方住著。倭馬五十匹，也交管馬太監另揀個馬房喂養。一切調排停當，足足忙了十多天。

這晚用過酒飯，正要上炕去睡，忽然想起冷香沙彌。問「那裡去了？為什麼瞧不見？」素琴道：「可憐他下身受了傷，第二天倒在炕上啼啼哭哭，直調養到五六天後才會走路。再三央求要回庵去，我們已經差個老媽子送他回去了。」翩翩接口道：「二爺惦記他，明兒差個人去接了回來就是。但恐防他受了這般苦楚，未必敢來呢。」小鈺笑道：「罷了，別去叫他罷。」